

渐行渐远的身影 徐泓

烟台恤养院影存 谭金土

「文革」年代的地质勘探 邹本东

漫忆启功老 吴龙友

蒙古王府里的日军女谍 孙国辉

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

老照片

OLD PHOTO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照片.第111辑/冯克力主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7.2

ISBN 978-7-5474-2239-7

I.①老… II.①冯… III.①世界史-史料②中国历史-现代史-史料 IV.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1828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
6印张 141幅照片 120千字

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须经本社同意。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编 辑 赵祥斌
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一辑

目 录

徐 泓	渐行渐远的身影	1
谭金土	烟台恤养院影存	21
韩丙祥	念私塾	37
陈高华	大学生活的回忆	40
李 岩	父亲留学莫斯科的日子	49
邹本东	“文革”年代的地质勘探	57
王天新	天安门历险记	71
于泽涛	我的人生“四部曲”	76
丁春林	民国家庭照片之随想	84

吴龙友	漫忆启功老	92
钱欢青	冯思纯先生回忆父亲废名	107
何少穆	盖尔夫妇在中国的传奇经历	115
杨 林	李大维驾机回归目击记	126
孙国辉	蒙古王府里的日军女谍	136
邓海南	我和司号员郑永节	148
胡舜庆	为国捐躯的小舅	159
郑学富	爱情在战火中永恒	166
桑义昌	父亲的照片	173
王福国	1958年：我家春节前后	178
杨弘绪	留下念想	182
冯克力	《老照片》的“源头活水”	188

封 面	1971年：地质队员在唐古拉山间读报（邹本东）
封 二	1972年：美国总统理查德·尼克松夫妇在北京（秦 风）
封 三	民国家庭合影（丁春林）

渐行渐远的身影

徐 泓

—

父亲于2010年10月23日凌晨病逝。

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，10月30日，中青在线刊登特稿，题目是：《再见，“徐献瑜”一代》。

父亲这一代，主要指的是出生于民国元年前后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群知识分子。从父亲大学同窗的名单可以初窥这个群体：

1928年，父亲进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学习，同级的学友有费孝通、杨季康（杨绛）、沈乃璋、孙令衔、朱雯等。

1932年，父亲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，同班的学友有袁家骝、毕德显、张文裕、王承书、冯秉铨、陈尚义等。

在中国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以及文学史上，一个个沉甸甸的名字。

这一代人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：先后赴欧美留学，国难的时候回来了，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，历次政治运动经受了，改革开放以后又尽力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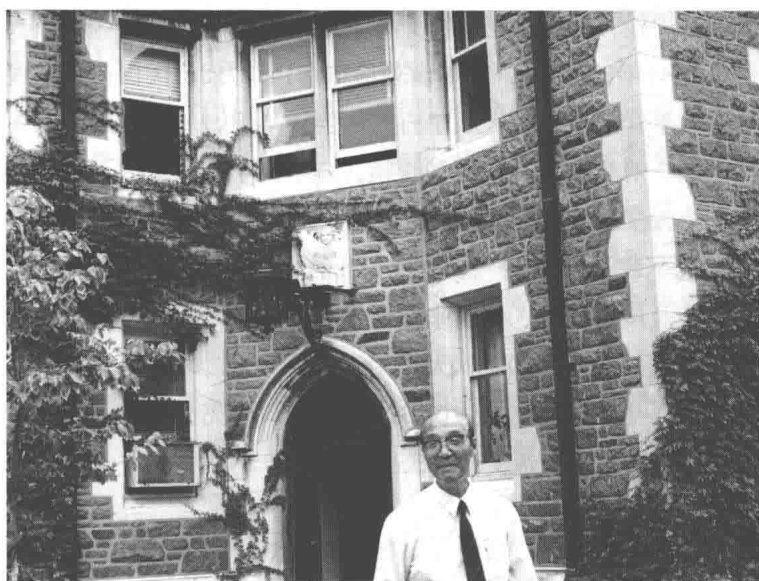


赴美求学时父亲，时年二十六岁。

二

1936年8月，父亲海上旅行21天抵达旧金山，随后乘火车来到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。父亲就读的华盛顿大学即位于该市一片丘陵地带。

他选择此校，是特意来拜匈籍著名数学家塞戈（G. Szeg）为师的。两年以后，父亲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，成为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衔的中国留学生。1987年，父亲重回母校，在自己恩师的铜像前伫立，在当年的宿舍楼前留影。华盛顿大



1987年，父亲重返母校在当年宿舍前留影。

学校刊上还刊登了一篇对这位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学生的访问，惊叹他的经历“具有传奇性”。

博士毕业不久，父亲即获得了一份条件优厚的教职。但他只坚持了一年，就打点行装，踏上了归程。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，祖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父亲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故，祖父已经去世，浙江湖州老家的房宅被日寇放火烧毁，祖母带着一家人逃难到上海。父亲忧心如焚，无意在美国久留。

1939年8月，他回到祖国，但上海、北平都已在日伪统治之下，只有母校燕京大学成为沦陷中唯一的孤岛。据说还亏了当年的司徒雷登校长，他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，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，又特别在燕大校门贴上公告，不准日军进入。于是父亲回到了未名湖畔，被聘为燕京大学数学系讲师、

代理系主任，兢兢业业地教了两年书。

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战争打响的当天早晨，日本宪兵队就闯进燕园，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，燕京大学被迫关门了。父亲和几个教授还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数天。

老一辈人“仇日”、“抗日”的心结，在父亲身上很深。平时谈及国事家事，他素来态度平和，只是一提“小日本”就从来没有好气。2010年秋天，父亲肺炎病重之际，有几天被噩梦纠缠，他把我召到身边讲梦，当年在日本宪兵刺刀下、黑暗的压迫与围困是父亲梦中多次出现的情景。

三

1945年“八一五”，抗战胜利，燕京大学酝酿复校。父亲参加了复校筹备工作，并在10月1日燕大正式开学时，回校担任了数学系系主任。

但时局变化迅速，历史正在揭开新的一页。

内战的阴影犹如黑云压城，很快就打破了刚刚恢复平静的校园生活。北平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，燕大校园内也开始罢课，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……

父亲本来埋头书斋，不问政治，从未参加任何党派，但出于爱护学生和希望国内和平民主的愿望，他在1947年5月25日燕京大学32位教授联名对学潮主张的宣言上签了名。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还有雷洁琼、翁独健、褚圣麟、戴文赛等。

1948年12月，解放军大部队完成了围城攻势，北平解放在即。据有关资料显示，毛泽东曾发电文，指示前线指挥员要保

护清华、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。共产党派干部进入了燕京大学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燕园湖光塔影景色依旧，但所有的人与事，都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。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，父亲接受了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运动。当时的背景正是抗美援朝。燕京大学作为美国人办的学校，运动的中心就是批判“崇美、亲美、恐美”，与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。

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北京大学搬进了燕园，燕京大学从历史上永远消失了。父亲成为北京大学高等数学教研室主任。

父亲渴望跟上新社会前进的步伐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，并担任了北京大学校工会副主席。父亲说的是真心话：“应该改朝换代了。相信共产党能够带来一个清明的政治，国家的强盛。”

四

从1955年开始，父亲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。当时开拓电子计算机这个新兴技术领域引起国家的重视。北京大学数学系得风气之先，着手筹组计算数学教研室，父亲被选中作为这个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

对中国数学界来说，计算数学还是一片处女地，许多学者连计算机是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。对父亲来说，也是如此，况且从事计算数学，意味着他在年近半百时还要转行，由他所熟悉的理论数学，转向不大熟悉的应用数学，特别是转向应用数

学中面孔陌生的计算数学。

但他欣然从命了。因为父亲知道这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，同时他自信中国人能够掌握国际上的先进科学与技术。是年，父亲与胡祖炽、吴文达、杨芙清等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，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。

1956年，父亲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领导的“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”的制定工作。他所在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，由华罗庚领衔，26名数学家、计算机专家和电子工业部门的专家组成。规划会议结束后，经周恩来总理批准，发展计算技术被列为国家四项紧急措施之一，并立即筹建研究机构。在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4人的筹备委员会里，父亲是成员之一，负责筹备与组建计算数学队伍。



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参观中国计算机房（左一为父亲、左四为华罗庚）。

这一年父亲两次赴苏联考察，先是3月去了12天，9月开始又一去3个月，年底才回来。这是我们记忆中父亲离开家时间最长的一次。那年头去苏联好比改革开放初期去美国。掐着指头算日子，把父亲盼回来，我们都围着他的大箱子，眼巴巴等着分礼物。在一片雀跃中，我得到了一条绸质的红领巾，从此我的胸前飘起一条苏联少先队的红领巾，在那个年代可是无比的荣耀。

我记得父亲给母亲带回来几双丝袜，还有一条图案与色彩异常雅致、欧洲风格的方丝巾，母亲欢喜异常。丝袜她已经多年没有穿了，我看到后来她每次穿的时候，都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套上来，她说：跳一点丝，袜子就破了。至于那条丝巾，只有隆重场合母亲才会束起它。三十四年以后母亲去世，我们把这条丝巾为她围上，图案与色彩竟还如当年一样鲜艳。

五

1957年春天，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，内设三个研究室，父亲任三室主任。当时室内约有七十余名青年科技人员，在父亲和副主任张克明，研究员董铁宝、冯康的指导下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如高庆狮、黄鸿慈、许卓群、仲萃豪、蒋尔雄、刘慎权、董韫美、李家楷、储钟武、张绮霞、谢铁柱等，后来都成为中国计算数学界的中坚力量。

当时国家正投入大规模的建设，所有的工程建设、科学尖端、国防工业，最后都要计算。而几乎每个计算项目都有父亲的参与。对于一个志愿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，这是多么快意的际遇！

从1957年到1965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夜，父亲领导的计算

所三室，完成了82项工程的数学计算，包括电力工程、天气预报、大地测量、石油开发、水坝、建筑、桥梁、飞机、机械制造、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两弹一星等的重要计算任务。

这段时间里，其实国家并不消停，反右、大跃进、反右倾、社教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。但父亲忙着创建新学科、培养专业队伍与解决计算数学问题，没有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。而且他虽然在北大任教，但工作重心基本转移到了中科院计算所，得以避开了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是非与风浪。

父亲是幸运的。他对此所下的结论语重心长：“还是搞自然科学好，能为国家干点事。搞社会科学风险太大了。”1957年3月，他的东吴大学、燕京大学双料校友，社会学、人类学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，因为写了一篇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》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被打成大右派。父亲为此曾深深地感慨过。

六

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。父亲到底没有躲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劫难。

运动初期，父亲刚从大庆油田讲学回来。当时社会上、校园里已是红卫兵抄家成风。我们家在红卫兵还没有闯进之前，是父亲母亲带着儿女们自己动手抄的，还主动腾出了房间，让别人搬进来住。“文革”十年，我们家先后搬进了两家人，楼上楼下、厨房厕所，还有楼道，成了3个家庭近18口人的公共空间。

物质环境的变化，父亲母亲可以接受和适应。要批倒批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教授家里不许再雇保姆，母亲就动手做全



在照相馆拍摄的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摄于1968年。

家人的一日三餐；教授住宅要和工人家属宿舍的待遇一样，我们家的锅炉和暖气设备统统被拆掉了，父亲就担负起管好三个蜂窝煤炉取暖的重任，晚上封火，白天添煤。煤炉容易灭，他还琢磨出了快速点燃的窍门。1969年去五七干校，我们全家8口人分在八个地方，父母也熬过来了。

让父亲母亲难以理解和接受的，是对知识分子人格与尊严的摧残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1966年10月6日，父亲东吴大学、燕京大学双料校友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沈乃璋教授被点名，被抄家，他不堪凌辱服毒自尽。父亲母亲为这个多年的朋友、我们的“沈大胡子伯伯”唏嘘垂泪。

1968年全国开始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。这是“文革”中持续



父亲母亲1975年合影。

时间最长、迫害人最多的一场运动。工宣队进入北大，领导运动。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，北大是“庙小神灵大，池浅王八多”，所以这次北大有900多人被集中隔离审查，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七

父亲也被关进了“牛棚”，不准回家。他还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战果：数学系挖出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美国特务。主要罪状之一，是父亲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，司徒雷登校长为

他写了8封介绍信。工宣队让父亲交代这都是些什么联络图？

和父亲一样被揪出来的美国特务还有董铁宝教授，也是父亲最好的朋友。董伯伯比父亲小七岁。他1945年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，参与了美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设计、编程和应用。1956年他毅然放弃已有的一切，冲破重重障碍，和夫人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，绕道欧洲，行程万里，历时3个月回到了祖国。

我们家和董伯伯家比邻而居，两个院子中间只隔一条小径。父亲轻易不夸奖人，但对董伯伯却赞不绝口，常说：“这个人可是聪明绝顶。”每次在程序设计与计算方面遇到难题，父亲都径直去找董伯伯。

1968年10月18日晚上，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北大28、29楼的董伯伯，偷偷溜出来，在校外的一棵树上挽结自缢。

父亲终于获得了隔离审查期间一次请假回家的机会。听说此事，他黯然无语，只能叮嘱母亲悄悄去董家看看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国门打开不久，董伯母就带着三个在美国出生、可以立即恢复美国国籍的孩子，回大洋彼岸去了。

八

改革开放初期，最先迎来的是科学的春天。父亲已年近七旬。

他为这“迟到的春天”痛心：中国的计算数学起步并不晚，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也很迅速。可惜“文革”让它整整中断了十年。而这十年，国际计算机界突飞猛进，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。



父亲和计算所老三室同事。

必须迎头赶上。父亲憋着一股劲儿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要为国家再出把力。

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父亲集中力量在解决计算问题，那么进入80年代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：改变我国软件领域的落后，研制与建立优质的软件库。他对优质的要求也很明确：质量要尽可能好一些，应用的范围要尽可能广一些，用户使用时要尽可能方便一些。

这时，中科院计算所老三室已经升级为计算中心了。父亲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，经常往返于中关村与北大燕东园之间。

在他的指导下，计算中心1985年建成软件工具ODGEF，它相当于一个专家系统，能够高效率地产生“优质生成方案”，迄今尚未见到在国际上有这种数学软件工具。

1982年，父亲在计算中心承担了国家“六五”科技攻关